

第一章



睡

夢中的鴿掌不停顫抖。

「鴿掌！鴿掌！」聲音在她四周縈繞，她在湍急的水流裡掙扎，惡水拖曳她的毛髮，將她捲入無邊幽暗。「鴿掌！」那聲音帶著恐懼。斷株殘幹從身邊墜落，沖向下游。下方是個無底黑洞，不斷擴大再擴大，嚇得她連大氣都不敢喘。

「鴿掌！」漣尾絕望的嗚咽聲在她耳邊迴盪。

她倏地睜開眼睛，從夢中驚醒。她的室友都睡了，各自蜷伏臥鋪裡。薔掌嘴裡咕嚕著什麼，腳掌緊緊摀住鼻子，花掌和熊蜂掌背對背地躺著，腹部均勻起落，他們呼出來的熱氣多少溫暖了黎明初曉前的寒冷空氣。

鴿掌很安全。

她的妹妹藤掌在旁邊動了動。「妳做夢啦？」銀白相間的虎斑貓抬起頭來，一臉擔憂地看著鴿掌。「妳像老鼠一樣動來動去。」

「我做了惡夢。」鴿掌聲調力持冷靜。她的心仍跳得厲害，漣尾的哭喊聲還在腦海迴盪。她伸長身子，舔舔藤掌的頭。「已經沒事了。」她說謊。

藤掌又閉上眼睛，鴿掌深深吸入妹妹身上的淡淡香味。**我到家了**，她提醒自己，**一切都沒事了**。可是心還是跳得厲害。她伸個懶腰，抖了抖身子，費力地從臥鋪裡爬起來，小心翼翼繞過其他臥鋪，往窩外走去。

月光靜靜籠罩寬曠的空地與四周的岩壁，地平線上乍現魚肚白的曙光。罌粟霜那兩隻剛出生的小貓正在育兒室裡喵喵叫，聲音幽幽傳來，其他窩裡也都傳來輕微鼾響。她總覺得空氣怪怪的，鼻頭潮溼冰涼。這幾個月來，鴿掌的記憶裡向來只有大旱時的焚風與乾渴的舌頭，現在卻能聞到森林綠意盎然的氣味，她有種暈陶陶的感覺，口水直流。

稀疏的雲彩拂過星光點點的夜空，像蜘蛛網似地薄薄覆蓋銀毛星群。她好奇漣尾是否也躋身在戰士祖靈裡俯看他們？

對不起！這聲音像孤零零的夜鶯叫聲在她腦海裡迴盪。

即便上游的漫長探險之旅已經過了好幾天，但身上肌肉的酸痛仍不時提醒她那段艱辛的旅程。當初四大部族各派兩隻貓，隨同她和獅焰前往上游追查河狸堵住河水所造成的水荒問題。他們合力摧毀水壩，引出河水，湖水才再度滿溢。如今貓族的領地又恢復往日生氣，她聽到森林裡植物沙沙作響，也聽到營地外獵物的蠢蠢騷動。

她感到自豪。當初是她先發現河狸堵住河水，也是她幫忙摧毀水壩，讓貓族得以生存下去。不過這段回憶卻像舌間含著苦草，感覺有苦有甜。河族戰士漣尾在河狸大戰中不幸身亡。

河狸的體型比狐狸還要大，黃色尖牙的致命程度更勝利爪。

自從鴿掌回來後，有關這段旅程的回憶一直在她心裡縈繞不去，她老是夢見漣尾的死。獅焰也跟她們一樣嗎？她不敢問，也不敢告訴松鴉羽她到現在都還揮卻不去那段旅程的記憶。她們以為她很軟弱。她還有偉大的使命等她完成，尋找河狸只是其中之一。

她到底該怎麼實現火星在幾個月前所得到的預言呢？那預言說：**有三隻貓兒，你至親的至親，將會星權在握。**

鴿掌是預言裡的三力量之一，獅焰和松鴉羽是另外兩隻。直到現在，她都還無法完全接受此事。她當見習生的時間不到一個月，但肩上卻已扛著比資深戰士還要沉重的責任。她要怎麼利用這與生俱來的天賦呢？就是這天賦讓她成為三力量之一的。她每天都在練習自己的特異能力，延展感官，伸向林子最深處……去傾聽、去嗅聞、去感覺……各種聲音、各種動靜……而那些聲音與動靜，連松鴉羽都無法察覺。

鴿掌蹲在見習生窩的外面，閉上眼睛。空氣裡溼氣很重，她的毛髮凌亂。她試著感應腳底下地表傳來的動靜，先過濾掉罌粟霜的小貓在育兒室裡的騷動聲，然後任感官四處馳騁，往營地四周的岩壁上方延展，伸向雷族領地的林子盡頭，越過邊界，橫過湖面，深入彼端林子。森林裡有各種生命在清晨微風中微微顫動，它們的氣味、聲音充斥她的感官：老鼠在地上亂扒；小鳥抖鬆羽毛，引吭高歌；一支影族的黎明巡邏隊正拖著疲憊的步伐走出營地，蹣跚踏在溼滑的松葉林地上；廢棄的兩腳獸巢穴旁有貓薄荷生長，哈鼻的味道覆滿她舌間；風族邊界的河流裡礫石累累，水聲潺潺，輕輕搔動她的耳毛，有兩隻貓兒正緩步走在湖邊……

等一下！這時候湖邊怎麼會有兩隻貓呢？如果要狩獵，時間還太早。更何況光是兩隻貓也不夠組成一支巡邏隊，不過也不像迷了路，因為湖邊的腳步聽起來沉穩有力，像是有目標地前進，絕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。鴿掌開始緊張，她睜開眼睛，心想要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的貓，可是她要怎麼解釋，才不會洩露自己的特異能力呢？找獅焰？不行，她不能去找她的導師，他還在戰士窩裡睡覺，如果去找他，一定會吵醒其他戰士。

對了，松鴉羽！自從葉池轉任戰士之後，松鴉羽就獨自睡在巫醫窩裡。鴿掌趕緊跑過空地，穿過巫醫窩外的地衣簾幕，進入幽黑的洞裡。

「松鴉羽！」她睜大眼睛，試著適應洞裡的幽暗光線，快步走到他的臥鋪，用鼻子推他。睡夢中的松鴉羽，一身灰色的虎斑毛皮，毛髮凌亂，鼻子塞在腳底下。「走開啦。」他咕噥道。

「我有重要的事。」鴿掌嘶聲道。

巫醫抬起下巴，睜開那雙盲眼。「我正在做夢。」他厲聲道。

鴿掌頓時繃起神經，她是不是打斷了他和星族間的交流？

「我正在抓隻老鼠，」松鴉羽伸出兩隻腳，比畫出一根鬍鬚的長度。「差那麼一丁點就抓到了。」

鴿掌差點笑出聲。原來松鴉羽也一樣會做追老鼠的夢，她寬下心來。「對不起。」

「這不好笑！」松鴉羽站起來，甩甩身上的毛。鴿掌閃到旁邊，讓松鴉羽跳出臥鋪。

「什麼事啊？」松鴉羽舔舔腳掌，摸摸鬍鬚。

「有兩隻貓繞著湖邊走。」

松鴉羽停下動作，迎視她的目光。鴿掌眨眨眼睛，松鴉羽雖然是瞎子，但在動作上就跟明眼貓一樣，她到現在還是不習慣這種感覺。

「他們往雷族領地來嗎？」

鴿掌點點頭。她很高興他沒有質疑這件事的真假，只是直覺地相信她。他完全地信任她，對她的特異能力深具信心，她確實是三力量之一。

松鴉羽長嘆一聲，若有所思。「妳知道他們是哪個部族的？」

她怎麼沒想到先查看看？這時只好再釋出自己的感官，延伸到湖岸，追蹤湖邊那兩隻貓。

「河族。」她輕聲說道，因為聞得到身上的魚腥味。她隱約看出對方的毛色：一隻是金色，帶有深色斑點，另一隻是灰色。

有斑點的那隻貓體型嬌小，是隻母貓。「蛾翅！」身上有濃濃的藥草味。

灰貓也是母的，不過體型較大，是個虎背熊腰的資深戰士。「還有霧足！」她認出了河族副族長。

松鴉羽點點頭，眼裡布滿愁雲。

「怎麼了？」鴿掌傾身向前。

「她們很悲傷。」他低語道。

經過他提醒，她才發現到河族貓的腳步沉重緩慢，有著濃濃的哀傷。只不過松鴉羽也點醒她，原來他可以像感受自己的情緒一樣直接感應到對方的情緒。「她們在難過什麼？」

「應該是豹星死了吧。」他嘆口氣。

「死了？」鴿掌當場愣住。「她的壽命已經到了盡頭？」

「這是她的第九條命了。所以只是時間早晚問題。」松鴉羽慢慢站了起來，往巫醫窩後面的岩縫走去。「霧足和蛾翅一定是去月池，」他回頭喊道。「霧足才能得到九條命。」

他消失在岩縫裡，聲音迴盪於幽暗處。「既然我們起得這麼早……」他的話裡帶點責難。

「……那就乾脆做點有用的事好了。」

鴿掌幾乎沒聽見他在說什麼。**豹星，死了？**如果有了新族長，對貓族來說代表什麼呢？又會改變什麼呢？她把感官延伸到湖邊，進入河族營地，看到一個受創的部族，貓兒們繞著空地上的一具屍體不安地走來走去，有幾隻貓正用迷迭香和水薄荷塗抹那具毛色帶著斑點的屍體，試圖掩蓋死亡的氣味，氣氛低迷，有隻貓后伸出腳掌，哄小貓回育兒室去。

松鴉羽叼著一捆藥草，從岩縫裡出來。「霧足會是個好族長，」他喵聲道，同時放下藥草，又回到儲藏穴。「她處事公正，行事明理，其他部族都很尊敬她。」他又叼了另一大捆藥草走了回來，丟在第一捆藥草的旁邊。

「豹星會成為星族的一員嗎？」

「只要是情操高尚的戰士，都會受到星族的歡迎。」松鴉羽開始把藥草分成小堆，味道嗆鼻，鴿掌不禁皺起鼻子。

她把注意力拉回到巫醫窩。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們必須把這些藥草弄散，才好曬乾。」

「那豹星的事怎麼辦？」

「不怎麼辦。」松鴉羽將一團藥草推向她。「雨水滴進儲藏穴裡，我怕它們爛掉。」

她把那團藥草拉過來，感覺藥草溼溼的。「要不要告訴火星，豹星死了？」

「妳要叫醒他嗎？」

鴿掌看著眼前那堆藥草，心想等他醒了，從族長窩裡出來再告訴他應該也不遲。

松鴉羽已經熟練地將藥草分批放在乾燥的地上。鴿掌則開始小心翼翼地剝開裡頭的葉子。

「族長的位子都是由副族長繼承嗎？」

「只要沒有戰士自認比副族長的能力強，就是由副族長繼承。」

鴿掌驚訝地看著他，腳掌上猶掛著她剛剝出來的葉子。「這種事發生過嗎？」

松鴉羽點點頭。「風族的一星，就是靠自己爭取才當上族長的。」

「自己爭取？」鴿掌把那片葉子放在其他藥草旁邊，穩住有點顫抖的腳。同族夥伴竟會為這種事反目成仇？

「泥爪認為自己更有資格擔任族長。」松鴉羽就事論事地說道。他排放在地上的葉堆已經有一條尾巴那麼長。鴿掌試圖加快動作。

「小心點，」松鴉羽警告道。「如果你把葉子撕破，汁液滲出來，療效就會減半。」

鴿掌猶豫了一下，才又從那坨帶潮的葉堆裡剝出另一片葉子。「這種事常發生嗎？」她覺得反胃。「我意思是……同族的貓兒互爭族長大位。」**族貓常為了爭取族長大位而做出違反戰士守則的事嗎？**

松鴉羽搖搖頭。「很少。如果霧足已經出發前往月池，就表示她的繼位沒有受到質疑。」他把鴿掌剝開的葉子弄直。「不過她以前曾受到質疑。」

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鴿掌又將感官延伸到河族營地，焦急地尋看營裡有誰正不滿地彈打尾巴或伸出爪子。但什麼也沒找到，只有沉重的腳步和低垂的尾巴，全族的貓都沉浸在悲傷裡。

「鷹霜，」松鴉羽半帶不屑地說出這個名字。「他是蛾翅的哥哥，想當族長，如果他還在，就一定會質疑她。」

「鷹霜？」鴿掌聽過這名字，長老們在提到當年貓族剛遷居此處，圍湖而居的往事時，多少都會提到這名字。

「還好他死了。」松鴉羽連頭都沒抬，只是動作慢了下來，似乎正在回憶過往。

「你在星族見過他嗎？」鴿掌問道。

「動作快點，」松鴉羽沒理會她。「我得趕在太陽出來前，把所有葉子鋪好，才有足夠長的時間曬乾它們。」

他見過漣尾嗎？她有點好奇，同時又剝出一片新葉。河族戰士的死……這件事到現在仍令她耿耿於懷。

松鴉羽走到岩縫處，又抬出一捆溼藥草。「妳是被霧足和蛾翅吵醒的嗎？」

鴿掌抬起頭來，眨眨眼睛。

「是她們打斷了妳的夢？」他追問道。

鴿掌搖搖頭。她不想告訴松鴉羽她的睡眠被什麼打斷的。

「妳夢見漣尾？」

鴿掌猛地抬頭，驚訝松鴉羽竟然會這樣問，也驚訝他淡定的語氣。難道他曾進入她夢裡？

巫醫搖搖頭。「我沒進入妳夢裡。」

他在讀我的心思？鴿掌嚇得縮起身子，可是松鴉羽繼續說道。

「我看得出來妳有心事，也感得到妳的哀傷，像心裡梗著什麼刺似的，想拔出來，卻被扎得好痛。」

鴿掌又開始剝葉子，彷彿這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，目的無非是想要藏妥自己的情緒。要是讓松鴉羽知道她的軟弱，以後會怎麼看她？他會後悔讓她成為三力量之一嗎？

可是松鴉羽還是冷靜地分他的藥草。「妳或許覺得自己必須對他的死負責，但其實沒有必要。」他告訴她。「妳有妳的宿命，其他貓也都有各自的宿命。漣尾註定參與那次探險，註定前往上游拆除水壩。他天生膽識過人，沒有他，你們不可能成功。他的死等於為你們點亮一條路，幫助你們找到擊敗河狸的方法。他是為了救河族而犧牲小我。是星族帶他走上那條不歸路，不是妳。」

鴿掌深深看進巫醫的藍色眼睛。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。」他把一片破掉的葉子揉成一團，包在另一片葉子裡，聲音又變得尖刻了起來。「把新鮮的葉汁擠出來，受損的葉子就不容易爛掉了。」他解釋道。

鴿掌點點頭，但其實沒有認真聽。松鴉羽的話多少觸碰了她心裡那團扎人的東西，也幫她拔掉了刺。自漣尾死後，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心靈的平靜。真的這麼簡單嗎？她只需要順從，剩

下的交給星族就行了？可是有一天，她的力量會比星族還強大，這是獅焰告訴她的，然後呢？

她用後腿坐下來。陽光透過洞口的刺藤滲了進來。在她眼前是長長一排等著曬乾的藥草葉。「火星應該醒了，我們要不要去告訴他豹星的事？」

松鴉羽的眼睛有微光閃爍。「妳要怎麼解釋妳所知的事？」

鴿掌皺皺眉。「不能讓火星知道我的特異能力嗎？」火星一直以為她是被星族託夢才知道河狸的事，鴿掌也從沒多作解釋過，但如果這次又拿託夢當藉口，不知道行不行得通。

「不行，」松鴉羽挑出一片爛葉子，丟到洞穴角落。「事情已經夠複雜了。」

「他也不知道你的本領嗎？」

松鴉羽用尾巴清掉葉子上的灰塵。「他甚至不知道我們就是三力量。」

鴿掌的心像被壓了塊大石頭。「不知道？」**為什麼不讓他知道？**如果他們未來可以保護貓族，為什麼要隱瞞？畢竟最先得知預言的是火星。「如果星族不想讓他知道，當初就不會把預言告訴他了……」

松鴉羽卻打斷她。「妳該去巡邏了，」他喵聲道。「剩下的事我來做就行了。」

她張嘴想爭辯，松鴉羽卻繼續說道。「我聽見棘爪從窩裡出來了，他不喜歡等太久。」

鴿掌心不甘情不願地轉身離開。松鴉羽顯然不想回答她。她從巫醫窩裡鑽出來，看見棘爪坐在通往擎天架的亂石堆旁，煤心在面前走來走去，其他戰士也都從窩裡陸續出來，聽取今天的任務內容。她發現雷族副族長看見她從巫醫窩裡出來時，臉上有驚訝的神色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棘爪大聲問道。

鴿掌強迫自己別再抽動耳朵。「只是肚子有點痛，」她撒了謊。「不過現在好多了。」

棘爪點點頭。「這樣的話，妳來加入我和獅焰的巡邏隊好了。」

「有人提到我的名字嗎？」獅焰正從戰士窩裡走出來，嘴裡打著呵欠。

「你來加入黎明巡邏隊吧。」棘爪告訴他。

金色戰士眼睛一亮，但一瞄到鴿掌，又皺起眉頭，用種質疑的目光看著她，總覺得事情不對勁。她趕緊搖頭否認。

育兒室入口一陣沙沙作響，罌粟霜的小貓跌跌撞撞地出來，他們的母親跟在後面。玳瑁色的貓后疲倦地搖搖頭。「為什麼小貓都起得這麼早？」小櫻桃和小錢鼠蹦蹦跳跳地想往亂石堆旁的戰士們跑去，卻被她用尾巴攔住。「不准去。」她警告道。

「可是我想聽棘爪說什麼。」小櫻桃抱怨道。

「我們不會吵他們的。」小錢鼠保證道。

鴿掌兩眼茫然地看著小貓。雖然四周都是族貓，但她心裡仍揮之不去豹星的死訊，以致於對旁邊事物一無所覺，只知道待會兒要去狩獵。她突然覺得自己像被困在瀑布裡，湍急四濺的水花將她與族貓隔絕開來，她的聲音完全被隆隆水聲吞沒。

藤掌跳了過來。「好早哦！」她抱怨道，眼睛卻興奮地發亮。「你覺不覺得森林的氣味聞起來好棒？」她深吸一口氣，舔舔嘴唇。「空氣裡有獵物的味道。」

棘爪向銀白相間的見習生點個頭。「也許妳和煤心應該加入我們的邊界巡邏隊。」

「好啊，」藤掌看著姊姊。「我打賭今天頭一個抓到獵物的一定是我。」她誇口道。

煤心彈著尾巴，從他們旁邊經過。「我們得先確定邊界是安全的，才會開始狩獵。」她提醒自己的見習生。

「我知道啊，我是說等巡完邊界之後啊。」藤掌蹦蹦跳跳地跟在灰色的虎斑母貓後面。

鴿掌也跟上去，在荊棘隧道那裡追上獅焰。這時棘爪、煤心和藤掌已經魚貫走出營地。

我應該把豹星的事告訴獅焰嗎？「來吧，鴿掌！」藤掌在喊她。不，我還是晚點再告訴他吧。

她從導師身邊悄悄溜走，朝妹妹跑去，姊妹倆相偕走進溼氣仍重的矮木叢裡。雨後森林迷濛縹緲，地面仍然潮溼，帶著芳香的味道。太陽烘暖了整座森林，枝桠間盡是氤氳水霧。

地上布滿剛離枝的落葉，有些還沒變黃，只因最近大旱才枯萎，就又被滂沱大雨給打了下來。鴿掌一路踢打落葉，來到藤掌旁邊。她喵喵一聲，伸掌拍拍妹妹的背。

「嘿！」藤掌甩甩身上落葉，濺得鴿掌一頭一臉，尾巴一扭，立刻跑開。

鴿掌緊追在後，藤掌跳上一棵橫倒地上的樹，樹皮屑被她的腳蹬得滿天飛舞，還噴到鴿掌的鬚鬚。鴿掌跳到藤掌旁邊，推她一把，害她一個不穩，掉了下去，鴿掌開心地喵喵大叫。

藤掌喵喵哀叫，跌跌撞撞地走進濃密的羊齒植物叢裡，消失在葉叢後方。

「藤掌？」鴿掌聞聞羊齒植物，得不到回應。「妳還好嗎？」

葉叢窸窣作響，藤掌突然衝了出來，撲上鴿掌的後背，將姊姊扳倒在地，得意洋洋。「連小櫻桃都不會笨到受騙。」她開心說道。

鴿掌後掌一推，輕鬆擺脫掉藤掌。她知道那次的長途旅行把她鍛鍊得更強壯了。藤掌爬了起來，鑽到樹的後面，及時躲開想撲上來的鴿掌。

「哈！沒抓到！」藤掌得意喊道，衝下湖邊的山坡，在落葉堆上減速剎住腳步。

跟在後面的鵠掌，也衝向林木漸疏的湖邊，卻差點撞上已經剎住腳步的藤掌。

「哇！」銀白相間的見習生瞠目結舌地瞪著湖面。

那裡原本是乾涸的湖床，只剩幾畦淺塘供魚兒苟延殘喘，如今全都不見了。取而代之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在黎明曙光下熒熒閃耀。湖水已經滿了，岸邊的矮樹叢和垂枝下方是微微顫動的湖水。湖浪起落拍岸，鵠掌的舌間盡是水的味道，一如河狸所在的那座林子般新鮮，處處散發生命的氣息。她感覺得到湖水深處的魚兒動靜，牠們終於從淺水塘裡被解放出來。

「來吧！」藤掌已經衝出林子。

鵠掌在後面追她，草地溼潤，害她差點在岸邊滑倒。她跟在藤掌後面跑向湖邊，腳下礫石喀喀作響。

「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水！」湖浪輕舔藤掌的四肢。

鵠掌不敢走上前去，她想起滾滾洪流沖垮河狸的水壩，也憶起水上翻滾的浮木，被連根拔起的灌木，像風暴一樣席捲她四周，將她沖回森林。那時候的大水很可怕，像頭久困水壩後方的憤怒猛獸，不斷冒出白沫。而如今湖水竟像隻肥嘟嘟的銀色虎斑貓，慵懶躺在藍天底下。

「這些湖水到底從哪來的？」藤掌追問道。「天上來的？還是河裡來的？」

鵠掌轉頭專心聆聽。她聽見大雨過後，四周河水竄流入湖的聲音。「是從河裡來的，」她告訴藤掌。「不光是這條河，而是所有的河，這都是拜大雨之賜。」

「太好了。」藤掌點點頭。「我希望湖水再也不要乾掉。」她低頭舔腳下閃亮的湖水，

小小的浪花拍上她的鼻頭，她趕緊跳開。

這時身後突然傳來怒吼聲。鵠掌機警轉身，看見棘爪朝她們奔來，後面跟著煤心和獅焰。

「這是巡邏隊，不是小貓在遠足！」他斥責道。「妳們這麼吵，早就嚇跑這附近所有的獵物。看來這支狩獵隊是沒什麼作為了。」

鵠掌低頭跟著藤掌走回岸邊，站在棘爪面前。「對不起。」她羞愧到耳朵都紅了。

「我知道湖水滿了，妳們很興奮，」獅焰語帶同情地說。「但妳們可以晚一點再玩。」

但棘爪的語氣還是不減嚴厲。「妳們重新標示氣味記號了嗎？」他甩著尾巴，指著離水邊約三條尾巴之距的氣味記號區。「現在湖水滿了，我們必須重新標示氣味記號。」

「我先來！」藤掌跑到旁邊去。「噢！」她突然停住，抬起腳來，垂下耳朵，瞪大眼睛，表情痛苦。

「怎麼了？」煤心趕緊衝向見習生，檢查她的腳掌。

藤掌表情痛苦扭曲，急著想把扎在腳底下的東西拔掉。

「別動。」煤心緊抓住見習生的腳，喝令她別動，然後聞聞腳掌，再用牙齒去剔。

「哦，噢！」藤掌哀叫，仍在掙扎。

「不要動！」煤心從齒縫裡擠出這幾個字。「我快拔出來了。」她緊緊抓住藤掌的腳，又剔了一次，終於剔出一根尖木片，上頭沾了血。

「星族啊，好痛哦！」藤掌痛得跳來跳去，嘴裡不斷咒罵，低頭把血吸出來。

鵠掌繞著她轉。「妳還好嗎？」

藤掌終於鎮定下來，甩甩腳，小心檢查傷口，還有點血絲。「好多了。」她嘆口氣。

棘爪聞聞地上那根剛拔下來的尖木片，環顧岸邊草地，看見草堆裡有根斷成兩截的棍子，目光一黯。「一定是那根斷掉的棍子飛出來的碎片。」棍子兩端像豪豬的刺一樣尖銳。

鴿掌立刻認出那根棍子。「上次我來這裡，也踩到過。」她拖出其中一截，放在棘爪面前，再拉出另一截。

獅焰驚愕地瞪大眼睛，看著那兩截棍子，張嘴想說什麼，棘爪卻搶先發言。

「把它們丟進湖裡吧，」雷族副族長下令道。「我可不想再看見有貓兒受傷。」

鴿掌拾起其中一截，拖到較高的湖岸，湖浪拍打沙色峭壁，她朝遠處一扔，看著它掉進湖裡，濺起水花，再轉身去拿另一截。但藤掌已經先舉起來，扔向遠方。

最後一截棍子掉進浪裡的那瞬間，鴿掌剛好聽見林間傳來貓兒的痛苦哀嚎聲。她愣了一下，是別的貓踩到尖銳的木片嗎？她回頭看看夥伴，只見他們都待在岸邊看她們扔棍子，並沒出聲啊。鴿掌皺起眉頭，索性延伸感官，豎直耳朵，想弄清楚究竟是誰在慘叫。有股味道乘風而來，帶點哀痛。

松鴉羽！

她聽見他用粗糙的舌頭在舔自己的腰腹，動作很急，彷彿在找疼痛的來源。

鴿掌突然害怕起來，因為松鴉羽的那聲嚎叫，淒慘到像是有誰用爪子往他心臟猛戳。站在一旁的獅焰，看著湖中央載浮載沉的兩截棍子，全身肌肉緊繃，眼裡有愁雲籠罩，她不懂為什麼，不由得發起抖來。